

青海省5年来减少贫困人口90.7万人——

内陆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探索

本报采访组

阅读提示

大美青海，令人神往。然而生态脆弱、环境艰苦，长期的历史地理原因导致青海省产业底子薄，贫困人口深度和广度大，成为我国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但自2013年以来，青海省累计减少贫困人口90.7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24.6%下降到2017年底的8.1%，下降16.5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首次降到个位数。作为内陆深度贫困地区的青海省，是如何上下同心、众志成城，在生态涵养区、生态脆弱区走出一条扎实的脱贫之路的？经济日报记者深入当地进行了实地调研采访。



多杰藏乡生态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采用“产业园+扶贫”发展模式，产业园与贫困户建立扶贫资金利益联结机制，在当地招聘工人，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产业园生产的藏式家具销往东南亚和国内各地。

人与自然——

从“对抗”到“共赢”

“生态恶化、人口贫穷”，如何走出这样的恶性循环？唯有在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两个战场同时作战，实现人与自然的共赢，才有出路。

行走在玛多县，只见扎陵湖鄂陵湖连成一片，斑头雁、鸬鹚结伴栖息，藏羚羊在草原的地平线奔跑……“黄河之源、千湖之县”的美景重现。

玛多县位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当地人回忆，这里曾经“风吹草低见牛羊”，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优势，改革开放之初，得到过诸多发展红利，畜牧业发展迅速，全县牧民人均收入一度在全国名列前茅。

然而，上世纪90年代，罔顾生态承载能力的过度放牧，很快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全县大部分草地退化，一些草场沙化，湖泊数量锐减，生态跌到谷底。牧民收入不增反降，一些家庭陷入贫困。

“生态恶化、人口贫穷”，如何走出这样的恶性循环？唯有在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两个战场同时作战才有出路。为了完成这两个目标，2005年开始，国家启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玛多县全面实施沙化治理、禁牧封育、退牧还草、移民搬迁、工程灭鼠等项目；将全县可利用草场3378万亩分为禁牧区和限牧区，对其中2511万亩退化草场全部禁牧。从生态治理效果来看，目前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

生态涵养了，畜牧业、工业限制发展了，但牧民要生存，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到今年年初，玛多县还有贫困户1733户5028人，贫困发生率达24%。

“牧民为保护生态作出牺牲，政策就要兜上底。”玛多县扶贫局局长岳桑杰说，玛多县推行生态惠民政策，对牧民实行草原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和草原补奖绩效考核奖励等政策措施；还设置了3024个生态公益岗位，每人每月工资1800元。

政策性兜底收入为脱贫攻坚摘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0岁的阿嘎是玛多县扎陵湖乡勒那村的贫困户，家里有3700亩草场，因为限牧，这些年靠养殖基本挣不着钱。“还是多亏了政府惦记。”阿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家里5口人，每年能拿草场补贴、兜底保障、医疗养老保险等政策性收入，同时自己有一份清洁工的公益性岗位收入，这些加起来，家里一年能收入10万元左右。“再养一些牛羊，日子是越来越舒坦喽”。

在政策兜底、生态补贴之外，地方产业也并未止步不前。“生态保护是红线，同时我们也要尽力发展产业，自力更生。”岳桑杰说，玛多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源优势，以县城为中心，开宾馆、修商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在玛多县扶贫一条街，大货车、挖掘机来来往往作业。岳桑杰介绍，这是玛多县政府主抓的“扶贫酒店和扶贫商贸中心”项目，扶贫酒店今年8月刚开业，预计每年可收益200万元，按照一定比例给贫困户分红。扶贫商贸中心将招聘80家商铺，每年拿出租金收益的一部分给贫困户分红，预计人均年分红1500元，“扶贫发展方式坚定向绿色方向转变，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

既要生态美也要百姓富，玛多是青海省追求绿色减贫的缩影。青海省扶贫开发局局长马丰胜说，青海是三江源头，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经济发展需要与生态保护统筹协调。为此，青海省一方面对产业准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抬高企业的生态门槛；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如特色种养业、现代服务业、生态文化旅游业、民族特色手工业和新能源等，增强绿色减贫支撑，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其中的突出亮点是让贫困户和村集体都有了稳定、可持续收益的光伏扶贫。今年，青海争取到国家光伏扶贫项目容量指标471.6兆瓦，覆盖1622个贫困村，预计每村每年收益30万元左右。收益将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通过以工代赈、生产奖

补等方式，带动农牧民增收；同时作为滚动资金，进一步发展壮大扶贫产业。

走进青海济贫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几千个光伏板正在“捕捉”阳光发电。公司总经理王子明介绍，这是青海省目前已建成的规模最大的集中式光伏产业扶贫电站，电站每年可为全省333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分配扶贫资金3000元，如果按3年滚动轮流分配来算，20年可累计覆盖贫困户达23300多户，分红资金达2亿元，既环保又经济还能带动村民致富，一举多得。

从三江源到青海湖边，从唐古拉山到祁连山脉，人与自然从“对抗”到“共赢”的跨越正在青海高原悄然上演。

产业扶持——

从“输血”到“造血”

穷，还是因为缺少产业。青海在已有的农牧业资源上，延长产业链，集中规模养殖，发展农业加工业。同时利用好有限的扶贫资金，实现贫困户的可持续发展。

相比其他贫困村，都兰县察苏镇东山根中村自然禀赋并不差，全村有近3000亩水浇地，村民世代有种植藜麦、青稞、土豆和油菜的传统，这在水资源匮乏的都兰实属难得。但全村129户432人中，2015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仍有33户118人。全村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为啥还是穷？东山根中村党委书记董峰总结，原因还在于缺少产业，“村民零零散散种植不成气候，产业根基弱，市场效益没有显现”。

什么样的产业能脱贫？村干部寻思，传统种植业、养殖业没有出路，还得转换思路，把“劣势”变“优势”，在已有的农牧业资源上，延长产业链，集中规模养殖，发展农业加工业。

村里原本有个私人砖厂，这几年效益不好眼见要倒闭，村集体决定买过来，转型发展有机化肥加工。全村33户贫困户以扶贫资金入股，其他90多户普通村民按各自意愿入股，再从银行贷款500万元，建厂房、买设备、找市场。

2016年，化肥厂生产化肥5000吨，2017年产量再上台阶，突破8000吨，销往新疆、宁夏及青海省内各地，去年全村分红26万元，一般村民每户分红1600元，贫困户分红2800元。



在青海济贫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几千个光伏板正在“捕捉”阳光发电。

产业见到效益，有了“钱景”，东山根中村一鼓作气，紧接着成立羔羊养殖专业合作社，动员67户村民入股，统一养殖、销售，每年按利润的10%分红。“今年我们与新疆签了上万斤订单，销路有了，赚钱不愁了，越来越多农户愿意加入。”董峰笑着说。

像东山根中村的例子，在青海并不少见。青海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产业根基浅，贫困程度深，最需要扶持壮大一批带动能力强的特色扶贫产业。

“其中，如何利用好有限的扶贫资金也是一项工作重点。”马丰胜说，近年来，青海充分发挥财政投入主体作用，调整省级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建立省级专项扶贫资金每年增长20%以上的投入保障机制。2016年以来，累计投入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4.4亿元。

专项扶贫资金多了，但投到产业不容

易。全部发给贫困户，等于撒了芝麻盐，如果补给企业，担心套取扶贫资金，万一有点闪失，责任担不起。

不少地方在摸索打通政策资金投到产业，再到贫困户的渠道，通过扶贫资金“股权化”将市场主体引入脱贫攻坚，支持有潜力、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发展壮大，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湟源县政府去年将1500万元扶贫资金作为股权资金投入西宁富农草业生物开发有限公司，约定3年期限，企业还本付息，每年给每户贫困户分红3045元。

富农公司总经理郭志超告诉记者：“这1500万元扶贫资金像及时雨，帮公司快速形成规模，打开市场。两年时间，公司就成长为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去年带动了9967户3.68万村民种植20万亩饲草，销售收入达4000多万元。”

产业发展有了方向，有了资金。但扶贫产业不能脱离农户，产业扶贫效果如何，最终还是要看贫困户能否稳定脱贫，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这就需要打通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连接机制。马丰胜说，一方面，以扶贫资金入股方式让贫困户参与利润分红。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发展提供更多岗位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只有让贫困户拥有一技之长，有活干、长收益，才能真正变“输血”为“造血”，实现稳定脱贫。

在位于尖扎县的多杰藏乡生态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内，多彩高雅的藏式茶几、舒适精美的藏式沙发，藏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完美结合的电视柜……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

“定制藏式家具的顾客来自东南亚、印度各地，工人们每天忙得热火朝天。”产业园董事长多杰早年在京经商，2012年回乡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当地政府建议采用“产业园+扶贫”发展模式，投入扶贫资金予以支持，公司与贫困户建立扶贫资金利益联结机制，在当地招聘工人，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

32岁的朋毛扎西是尖扎县马克塘镇科沙堂村的贫困户，常年靠在外地打工养家糊口，去年他应聘到产业园，在车间做起拼装工，并将3万元扶贫资金投入公司，每年享受13%的分红。“每个月工资4500元，还可以分红，再也不用在外东奔西跑了，今年就可以脱贫喽。”朋毛扎西笑呵呵地说。

当前，青海已建成覆盖42.6万贫困人口的到户产业，39个贫困县建成扶贫产业园，1622个贫困村光伏产业全覆盖，乡村文化旅游、电子商务、民族手工艺加工等扶贫产业加快发展。产业的发展带动越来越多农牧民变身“多金”农牧民，收获股份分红、打工收入、种植收益、土地租金及旅游带动的多重收入。

摆脱贫困——

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新建乡村公路、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电网改造工程、综合文化中心项目……合乎贫困户意愿和能力的扶贫政策，才能激活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辛勤劳动来实现，要让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迸发出来，行动起来。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地干部说，受自然条件、宗教思想、教育水平、产业基础薄弱等影响，青海贫困地区群众思想观念比较落后，“百姓望着干部，干部望着政府”的现象比较普遍，虽然做了不少针对性工作，一些地区“等靠要”思想依然比较严重。

合乎贫困户意愿和能力的扶贫政策，最能激活贫困户的内生动力。青海决定先从基础设施抓起。2016年以来，累计投入产业扶贫资金157.7亿元，新建乡村公路1.2万公里，建设完成843个贫困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593个贫困村电网改造工程、400个贫困村综合文化中心项目、464个贫困村宽带建设项目。

其中，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是一大亮点。马丰胜说，一些贫困村地处偏远，基础薄弱，闭塞落后，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动力弱，普遍安

于现状。只有搬出来，从根本上改变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才能改变其固有的思想观念，激发脱贫致富动力。

地处湟源县西北部的巴燕乡上浪湾村，山回路远，地质灾害频发，过去穷得出了名，是全县精准扶贫重点村。

去年，上浪湾村实施整村搬迁。搬入新村后，上浪湾村想方设法发展后续产业，先后引进野兔养殖、生猪养殖公司，通过示范带动、“公司+农户”方式，带动农户发展养殖业。



青海湟源县巴燕乡上浪湾村易地扶贫搬迁新址。

如今，走进上浪湾村，农村新居一字排开，家家户户门口种起了花草，村子里健身场所、休闲广场一应俱全。三三两两的村民坐在一起，沐浴着阳光，享受搬迁后的新生活。

生活条件变好了，村民从“要我脱贫”转变为“我要脱贫”。“搬出来，生活环境更好了，有活干有钱赚，想不富都难。”74岁的张生俊高兴地说，家里原来的土地流转出去了，村里成立了养殖合作社，每年有分红，儿子再出去打工赚钱，收入一下子提高了许多。今年还打算跟着村里的合作社养几头生猪，挣点零

调查手记

□ 瞿长福

在脱贫攻坚中强筋壮骨

现在，脱贫攻坚已经吹响啃下“硬骨头”的总攻令，精准扶贫正进入决战阶段。从目前情况来看，贫困地区尤其是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整体进展正在按照既定战略积极推进，而且各地在实践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出现了许多针对性强、可持续性强、值得借鉴的好做法。在这方面，作为内陆大省的海，力度很大，成效明显。

青海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脱贫攻坚中坚持因地制宜，做到脱贫精准、精准脱贫；二是把即期脱贫与脱贫之后巩固发展结合起来，使啃“硬骨头”与自身强筋壮骨合而为一。这两点，无疑把握了当前脱贫攻坚中的两大核心问题与主要矛盾。

精准扶贫作为我国三大攻坚战之一，确保全部贫困人口3年内如期脱贫无疑是必须完成的“军令状”与“责任书”。这一点，不能有丝毫动摇和迟疑。从实践来看，各地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正在积极有序地朝着既定方向与目标挺进。而且，随着从上到下脱贫攻坚力度不断加大和奋发努力，各地都有信心和条件完成任务。青海作为深度贫困地区，几乎具有所有导致贫困的历史地理因素与资源禀赋条件，因此他们也采取了其他贫困地区所有行之有效的扶贫脱贫方法和手段，目的就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今，青海脱贫攻坚正在按照时间路线图努力实施。

但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与要求，就是脱贫之后如何巩固发展，确保脱贫攻坚成效可持续。在这方面，青海的实践与探索尤为可贵。为了保证如期脱贫，青海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扶持集体经济发展来确保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在地处偏远、条件艰苦的贫困地区，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个人能力有限、缺乏手段，现实中一些有能力的村民大多已经外出，留下的人许多缺乏脱贫发展条件，因此集体经济是全体村民共同受益的最有效、最可靠办法。

更关键的是，只有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了，个体能力有限的村民在集体经济的舞台上才能强筋壮骨，确保根本脱贫、长期致富，不会陷入脱贫后又返贫的窘境。而且，青海在实践中发展的集体经济，并不是复制过去的“大锅饭”，而是股份权能清晰的集体经济，这就确保了集体经济的广阔前景。

同时，青海坚持把扶贫、扶志与扶智相结合。一方面他们把贫困人口的技能培训制度化，使贫困人口具有脱贫致富的一技之长；另一方面坚持教育“从娃娃抓起”，努力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使多民族地区人口普遍具备同等发展的基本知识与条件，彻底阻隔贫困的“代际传播”。

在脱贫攻坚中强筋壮骨，青海的做法，意义非凡。

采访组成员：张磊 马玉宏 瞿长福 石晶 李华林 执笔：李华林

本版摄影 李华林

本版编辑 董磊 李杰

电子邮箱 jrbxyc@163.com